



大學是為社會的公共利益而服務，而在大學中，教學、研究與服務，是三個經常被用來做為評量教師績效的面向，若仔細來想，他們並非各自獨立，往往是可以相互支持，且長遠來看都有創造社會公共利益的意義。近年來，科技部、教育部等主導國家學術研究與教育資源分配的部門，都鼓勵大學要善盡社會責任，因此，如何將教學、研究與服務做更立即的結合，就成了許多大學的挑戰。

行政院於2019年1月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希望透過此一政策，促使人口、產業在國土空間中重新調整、配置，得到更均衡的發展。以解決台灣面臨之高齡化、少子化、總人口減少、人口過度集中於大都市、產業發展停滯，以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此一政策提出五大推動戰略，包括：「整合部會資源」（中央部會從財政、資訊及人才等面向，支援地方創生之推動）、「企業投資故鄉」

（鼓勵企業基於故鄉情感，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認養地方創生事業）、「科技導入」（協助創生事業應用科技發展技術）、「社會參與創生」（社會各界資金、知識技術及人才共同投入地方創生事業）與「品牌建立」（確認當地的獨特性與核心價值，建立地方品牌形象，打造地方城鎮品牌）（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在以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核心的發動之下，地方創生成為熱門的政策名詞，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計畫，也因此經常和這些地方創生的推動方向相結合。

地方創生？創傷？還是療傷？

上述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結合地方創生的做法，是大學回應政策方向、尋求積極貢獻的一種努力，但另一方面，檢視地方創生政策執行至今所產生的問題，並思考如何修正改善，也是一種善盡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

大學社會責任 與原鄉地方創生

大学の社会的責任と原住民郷の地方創生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文・圖 | 官大偉 (泰雅族，本刊本期執行主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行政院於2019年1月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希望透過此一政策，促使人口、產業在國土空間中重新調整、配置，得到更均衡的發展。以解決台灣面臨之高齡化、少子化、總人口減少、人口過度集中於大都市、產業發展停滯，以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



舉例來說，為了讓政策更加聚焦於產業、經濟的面向，並且和地方的行政體系相銜接，因此地方創生政策之執行，以鄉（鎮市區）公所做為提出發展計畫與獲得資源之重要樞紐，如此不同於過去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以地方之協會、非政府組織提案直接獲得政府資源的作法，固然有其意義，但是由於過去近三十年來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經常跳過基層公所、直接補助社區，已造成弱化基層公所的治理能力，以及基層公所與社區的信任關係不足等問題（張力亞2019），因此就筆者對於原鄉的觀察，確實存在著公所缺乏想像力、把原本即要做的公共工程包裹在地方創生的提案計畫之中，卻未必符合地方創生的政策目的之現象，同時，也存在著部落對於公所的提案內容質疑，對各種資源挹注的期待和落空，帶來新的衝突和緊張關係的問題。

這一兩年來，陸續有識者撰文呼籲提醒，避免把「地方創生」變成「地方創傷」，這些可能的創傷，除了上述因為資源的進入（或預期進入）而帶來的競爭衝突，也包括庸俗粗糙的計畫造成環境的傷害（李妍潔2018），以及吸引青年返鄉卻缺乏配套措施而造成的挫敗與人才折損（江國銘2020）。

事實上，「地方創傷」並非因「地方創生」才出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各種發展計畫，都可能為原鄉社會留下創傷，若未經修復，則會累積影響到今日之發展計畫的進行，若大學進場，希望投入人力、資源，將大學之能量貢獻於地方發展，卻忽略了地方過去的經驗和這些經驗留下之未解的人際派系與信任關係的問題，則可能會感到徒具熱忱但窒礙難行，或者希望達成各種績效指標卻只能得到拼湊之下的表面成果，甚或反而造成了大學自己的創傷。反之，若是

能意識到這些可能存在的創傷，那麼大學進場時，或許應該先想的是，如何作為修補關係、療癒創傷的媒介。

回溯經驗、深入地方紋理

除了創傷之外，原鄉過去的發展當然也創造出正面的能量，通常是長年累積，而非一人一力所達成。以筆者來自的尖石鄉為例，自1980年代的原住民族運動，到1990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逐步有了以部落為基礎之發展計畫的經驗，並在2000年之後，形成跨部落的部落工作者培育計畫，而今日這些工作者在不同部落的崗位上投入付出，也展開和不同的外部團體、組織、機構的合作。這個過程除了有原運先進的扎根、相繼的地方保育、反水庫等運動的觸發，也有各種服務團體、社福機構、學術單位之陪伴，以及資源投入的正負面經驗累積。換言之，若以片段的時間切面來看，或許我們只能看到某一個單一計畫和它的成果，但若把時間的軸線拉長，我們就可以理解這些成果是建立在許多先前的累積之上。

因此，回溯經驗、深入地方紋理，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如此才能避免提出計畫的一方一頭熱情，卻對於計畫的窒礙難行不明究理，或者對於階段性的成果過於渲染，又或是無法解讀所謂的績效指標的達成是否真的有累積的效益。

合作對話、翻轉本位思考

對提出計畫、帶入資源的一方而言，不免要追求此次計畫的效果，但是對在部落中和計



部落地圖是部落追溯土地文化時的工具，該照片攝於尖石。

畫合作的工作者而言，看到的可能是來來去去的各種不同計畫，若是缺乏溝通，甚至有時會產生表面配合，但反正計畫總有一天會結束離去的過渡心態。這樣的心態當然不完全是提出計畫、帶入資源者的責任，但若是真心要為部落創造長期具累積性的效益，那麼它絕對是大學和部落之間必須共同去認真面對的課題。

從在地族人的角度來思考，面對來來去去的計畫，各自有著不同的主題，長久以來，確實也會疲於應付。若是計畫單位預設了目標，而未考量部落的發展需求，彼此之間就有可能產生落差。在方法論上，為了避免這樣的落差，於是有了參與式研究與規劃的做法。但是，參與是一個範圍很廣的光譜，從人力的參與、跨文化知識的參與，到目標設定、執行設計的參與，在計畫單位和部落的參與者之間，都可以有不同的權力關係的安排。換言之，即使名為參與，仍應該謹慎的檢視實際的權力關係。若能以雙方的對話和理解，取代單方向的期待，則可以翻轉以計畫單位為本位的思考，則較有可能釐清雙方的需求，落實合作的關係。



狩獵展演是當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常見的項目，該照片攝於烏來。



更進一步來看，如此的合作對話，也應該發生在關注同樣人群和區域的不同大學之間。因為，透過大學之間的彼此協力合作，回應部落的需求，正是將部落置於核心、以部落為主體的最佳展現。

從社區總體營造到地方創生的關鍵

如前所述，相較於社區總體營造，地方創生政策更注重經濟的面向，有著更清楚以帶動地方經濟為導向的目的，而這樣的轉變，確實也反映了從社區總體營造以來，原鄉發展所面臨的轉型關鍵。

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階段，除了是以社區組織為中央政府資源輸送的直接對象，另一個特色，是其關照的面向，包含了「人」（社區人

際關係）、「文」（在地文化特性）、「地」（地理資源）、「景」（公共空間與景觀）、「產」（產業）等，社區可以評估自己階段性的需要，選擇其想要發展的一個或多個面向。在這個政策階段，許多原鄉部落藉以累積了許多挖掘自身文化特色，以及展現、詮釋自身文化的經驗；但是，在產業經濟的面向，就未必有相對的著墨。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政府資源結束或撤離後，原本由政府資源支持的活動就無以為繼。

現今強調產業面向的地方創生政策，對於原鄉是否能夠發展出經濟上自我支持的能力，就是一個紮實的考驗。一方面，在前一個時期累積之展現與詮釋自身文化的能力，必須轉化為促成內部合作之經濟秩序的文化資本；另一

方面，也必須意識到，原鄉經濟的弱勢常和土地自然資源使用的受限有很大的關係，因此與政府部門對話、突破現有制度框架的限制、達到近用資源的機會，也會是很重要的事。這些工作，既要有政策與法律的專業，也要有貼近文化脈絡的理解與社會設計的整合，還要有計算成本效益

與建立合理經營模式的技能，因此更需要跨學科的合作，共同為支持原鄉部落發展而協力。

基於以上的信念，本期的《原教界》以「大學社會責任與原鄉地方創生」為主題，在【原教評論】的部分，邀請了花蓮縣文化局吳勁毅局長、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尖石鄉嘉興民族實驗小學徐榮春校長，分別從地方創生的政策脈絡、大學的社會責任，以及民族實驗學校和大學合作之展望，來思考大學與原鄉發展的關係。在【原教前線】邀請了政治大學戴秀雄教授、清華大學劉柳書琴教授、陽明大學劉影梅教授、中央大學吳忻怡教授、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台北科技大學陳建文教授等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團隊，分享各自的經驗，希望藉由這樣的分享，使彼此的優點能夠被看見、相互學習，進而建立未來合作對話、共同支持原鄉發展的基礎。在【校園連線】專欄，則有吳薇同學所紀錄之尖石鄉在地族人回顧部落發展經驗的座談、胡哲豪講師從原住民教師的角度談大學在災後重建中的角色、柯念竹同學以返鄉青年的經驗看部落的觀光發展，



農業仍是部落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該照片攝於復興。

以及金惠雯秘書長從NGO角度對地方創生政策進行反省。進一步地，在【校園連線】是由王雅萍教授、黃書緯教授、李孟儒博士生、詹庭萱女士、簡圭彰女士與陳宣亦先生，分別介紹泰國、日本、夏威夷、紐西蘭、菲律賓等地區之經驗。

從國際的視野來看，大學善盡社會責任、推動地方創生，是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確保優質教育」、「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經濟增長」以及「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等多項目標的機過程；從在地的實踐來看，它也是從實證的土壤孕育出學理思想的機會。在此衷心感謝本期《原教界》每一位撰稿者為集結大學實踐社會責任經驗、發展對話交流基礎的貢獻，也期盼未來有機會建立更多的連結，使大學與大學之間、大學與原鄉之間，能夠相互支持、攜手共好。◆



復振織布技藝也常出現於泰雅族部落社造計畫中，該照片攝於環山。

回溯經驗、深入地方紋理，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如此才能避免提出計畫的一方一頭熱情，卻對於計畫的窒礙難行不明究理，或者對於階段性的成果過於渲染，又或是無法解讀所謂的績效指標的達成是否真的有的累積的效益。

